賀歲片來襲 新年睇邊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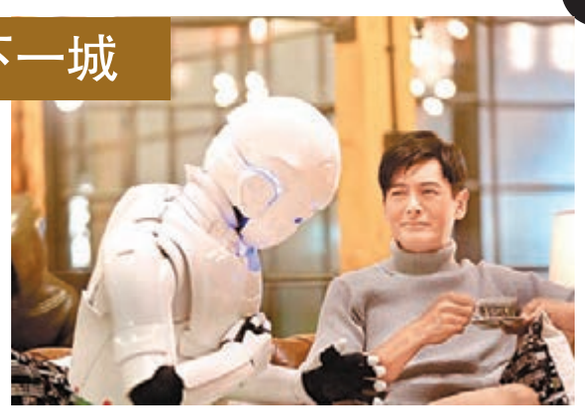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新春氣氛雖然不算濃郁，但院線卻絕不平靜。賀歲電影登場，部部都是大cast大場面，觀衆入戲院，是奔着明星而去，這邊廂四王兩后，那邊廂星爺發功，都是金漆招牌。

新年就是要喜氣洋洋，港人長期活得壓抑，日日做到無停手，笑一笑其實很重要。今個新年，《賭城風雲III》再接再厲，周潤發、劉德華、張家輝、張學友等影帝級人馬鬥演技，除了一貫的爆笑內容外，更是賭片系列的一個延續；笑匠周星馳繼2013年的《西遊·降魔篇》後，再執導筒，邀來一衆年輕演員大玩特技，不知能否重拾昔日笑片情懷？當然還有荷里活的合家歡動畫，彼思出品的《恐龍大世界》談成長、勇氣，而《花鼠明星俱樂部：開心大唱遊》則集搞笑驚險於一身。

你又會睇邊套？

文：Christy

《賭城風雲》再下一城



《賭城風雲》前兩集評價一般，但勝在有演員搭救，加上港人對賭片始終有情意結，內容雖然無厘頭，卻是打發時間的一個選擇。

來到第三集，本應在上集從飛機墮下的莫愁原來被她的追求者易天行所救，更誓要為她報仇。而上回合作無間的石一堅和小馬，則因贓款問題，被國際刑警通緝，後被刀仔及龍五等人救走，遂跌入易天行設計的慈善賭局裡，在賭場上再決勝負。

電影基本沿襲王晶的拿手元素，將搞笑、動作、特異功能等融為一體，內容實則經不起推敲，當然觀眾亦無須執着於劇情，畢竟莫愁從飛機墮下卻為人所救已毫無邏輯可言。本片最大的看點大概是華麗的演員陣容，除了周潤發、劉德華、張家輝、向華強等固有班底再聚首一堂外，張學友、李宇春的加入，無疑更錦上添花，眾人如何擦出火花，足以讓人引頸期盼。

當然，冷飯一炒再炒，再多的老本都有食完的一日，而王晶所謂的娛樂元素千年如一日。當年看《賭神》，會覺得他多少有些想法，亦開創了一種類型片，尤其發哥飾演的賭神，霸氣十足，華仔飾演的刀仔集市儈、油滑於一身，而向華強的龍五亦有型有格，這些角色看在小市民眼中，俗氣、草根，卻很有神采。

劇情的俗套亦是王晶多年的弊病，當年賭神失憶鬧出一系列笑話，大家看得樂不思蜀，如今發哥再失憶，再搞一場大龍鳳，不知看官會否賣賬。

《美人魚》關子賣到底

周星馳新作，未上映，先興奮。近期《美人魚》的宣傳鋪天蓋地而來，先有星爺請大家免費搭小輪，然後預告、廣告接續而來，加上星爺不時亮相，然而電影葫蘆裡賣什麼藥，依然未知，吊足胃口。

乍看預告，鄧超、羅志祥、張雨綺、吳亦凡的配搭，卻叫人冷汗直冒，先不說這些演員的演技，唱歌跳舞綜藝出身的羅志祥及最近裝瘋賣傻的鄧超已叫人擔憂不已。先說小豬，除了有亞洲舞王的稱譽外，他也在綜藝圈混得不錯，早年主持《娛樂百分百》已讓人見識到他的主持功力及搞笑能耐，去年參與內地真人騷《極限挑戰》，更火力全開，完全拋開偶像包袱，與黃渤、黃磊、孫紅雷等人玩得不亦樂乎，搞笑功力毋庸置疑。然而作品方面，此前他參與的《西遊·降魔篇》乃試水溫之作，戲分不多，亦未見出位。他也演過一些電視劇，較為人熟知的有《海派甜心》及《藍球火》，但評價可圈可點，演技亦平平。

至於鄧超，早年演過不少正劇，形象正面，每次都予人新鮮感，尤甚是電視作品《少年天子》、《幸福像花兒一樣》等，讓人印象深刻。而且他進入影視圈前，便憑戲劇作品《翠花上酸菜》火熱一時，他一人分飾旦生兩角的惡搞形象深入民心，在千禧初內地話劇尚未興起的年代，此劇的風行讓人側目不已。鄧超作為一個演員，絕對是才華十足的，然而去年他自導自演，拍下爛片《惡棍天使》，並在微博上大力推銷的行逕一洗其好形象。或許是電影尷尬生硬的橋段折損了他作為演員的氣場，他亦成為爛片的標誌。

《美人魚》講一段由填海工程衍生的故事，人類與美人魚相爭相鬥，用上不少特效，風格難以捉摸，而鄧超與小豬的演出是好是壞，便須看星爺的功力了。

荷里活動畫幽默惹笑

今年新年檔期的兩部動畫，風格不一。《恐龍大世界》由《海底奇兵》、《玩轉腦朋友》班底製作，自然看高一線，觀眾期望較高；而《花鼠明星俱樂部：開心大唱遊》已是同系列的第四集，但前三集的高票房亦證明觀眾對其喜愛。《恐龍大世界》將背景拉至六千萬年前，當時隕石還沒有撞上地球，恐龍遍佈。小恐龍阿勞自小怕事，連餵雞、驅趕小偷也搞得雞毛鴨血，父親看不過去，決定要將他培訓成材，然而一次意外，父親被河水捲走，阿勞又因捉「賊」迷失山林中，在最無助之時，幸得「賊仔」細細粒幫忙，兩人在回家路上遇上許多阻礙，被翼龍夾擊，又被迅猛龍解救。

電影以成長為切入點，借細細粒的相伴與路途上的危機百出，帶出阿勞不斷蛻變成長的歷程。細細粒看似是人類，但又欠缺人類部分特徵，例如手腳並用爬行，不諳言語，似是後來人類進化的原型。而阿勞龍模龍樣，卻不如想像般威猛，反倒細細粒更兇惡更懂得求生，這樣的反差極為有意思。片子除了帶出成長、勇氣、個性等特點外，更隱含了萬物和諧共存的概念。而最為稱道的，是畫面極為精緻，大量航拍鏡頭，山河景色非常逼真，相信可滿足一眾大人小朋友的視覺需求。

至於《花鼠明星俱樂部》則走歡樂路線，三隻花鼠到處搗蛋冒險，牠們今次便擺烏龍，以為去向女朋友求婚的主人要拋棄牠們，遂策劃一場搶婚大陰謀，讓大家笑着過年。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《功夫熊貓3》重量級回歸

闊別大約五年的「龍戰士」熊貓阿寶，在2016來個大回歸！為《功夫熊貓3》掌舵的還是華裔女導Jennifer Yuh Nelson，她曾參與夢工場動畫電影《功夫熊貓》、《荒失失奇兵》、《仙巴七海遊蹤》。今次阿寶終於跟生父團聚，更遠赴神秘熊貓村，結識他以為早已被滅絕的同類。這時候，擁有龐大力量的惡魔阿凱強勢崛起，以圖擊敗全國武林高手奪其能力再獨霸天下！阿寶（當然）為了保護族人，要極速教識一眾熊貓「天下最強」的防禦術，並將他們通通訓練成武功高手。咦？教一班人功夫抗敵，橋段疑似某集的《葉問》電影。

負責本片原創音樂的，是包辦前兩集音樂的Hans Zimmer，有之前的經驗，加上自言「細細個就睇功夫電影」，熊貓加功夫當然有得諗，他說，「除了熊貓和功夫，另一主要元素就是Jack Black，他獨有的喜劇感和節奏，成為我創作本片音樂的最大靈感來源。」還有，就是他找來郎朗（鋼琴）、王健（大提琴）、吳蠻（古箏）和果敢（二胡）四大護法，「但不是過分正經的演繹，跟電影的氛圍一樣，四人的表達方式會很輕鬆，好像跟這些世界級演奏家來個大冒險一樣！」

說到Jack Black，他早在1994年已跟Kyle Gass組成樂隊Tenacious D，於民歌類曲風中糅合棟篤笑式串爆歌詞，前年於香港舉行的Clockenflap也請他們當表演嘉賓。當年，Black哥的「傑作」，就是在《功夫熊貓》裡的〈Kung Fu Fighting〉一展歌喉，而原聲大碟中收錄了Rain主唱的另一版本。熱愛音樂的Black哥早有唱歌前科，由《阿SIR來自惡人谷》手執電結他侍候學生仔，再到Michel Gondry執導的《低清老翻王》，他同樣要「唱兩咀」〈Jerry's Sweded Ghost Song〉，玩玩捉鬼敢死隊……

影評

文：湯禎兆

《爆漫》的青春潛法則

不少人留意《爆漫》是因為漫畫，我的焦點則放在導演大根仁身上。自從《桃花期》（2011年）為人關注後，他一直在電視劇及電影兩端取得平衡。事實上，他是少數在電視劇中，套用電影語言乃至隱喻的新一代導演，近年在《大川端偵探社》（2014年）中展現的才華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在《大川端偵探社》中，大根仁明確建構出電影語言與文本之間的平行映襯關係。故事以偵探社為焦點，本身已屬看與被看的典型結構，也就是電影世界中，觀眾與銀幕表演者的對照關係。更有趣的是，故事一而再、再而三強調兩者之間的互動角力關係。正如在第十一集的Top Runner中，透過一名女性的無聊慾望——她每天從家中窗口看見一名練跑的男子，他的跑速極為驚人，而且她留意到對方選擇跟長跑比賽同時起步，然後在同一距離的賽道來回奔跑，甚至比冠軍更快完成。觀眾的視線與她混合，成為旁觀者之一，但隨着偵查過程，逐漸發現跑手以禁藥激化體能潛力，最後更於賽道上倒斃。而在陽台上一直「偷窺」的女子，也墜樓無聲慘死，乘勢把看與被看的裙帶關係道出，令人倒抽一口涼氣。

來到《爆漫》，大根仁「騎劫」原著的意圖頗為明顯，他欣賞的是青春敗北的內涵。正如在訪問中，他與製作公司的成員，一直強調《爆漫》電影版的藍本為北野武的《壞孩子的天空》（1996年）——那種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英年早逝氣息，一直潛藏在電影人的根性之中。

所以在《爆漫》的選材上，焦點明顯在原作第六至第七卷中，最高（佐藤健飾）及秋人（神木隆之介飾）二人，在連載與否的關鍵點上，是構成青春全壘打或一蹶不振的張力來源。簡言之，就是把《JUMP》代表的「友情·努力·勝利」的傳統價值，背後死色陰影的敗北消亡部分，加以檢察謀篇。

故此，最高於病床上與亞豆（小松菜奈飾）告別的一場戲中，鏡頭置於最高的視線位置，他望向窗外的遠方，亞豆消失在視線中。但在原著中，亞豆其實回到最高身邊，亦以勵志式的「一直等待下去」來表明心意，兩者涇渭分明——原著的「勝利」被「敗北」替代了。

這正是大根仁的吸引之處，作為千禧後冒出的新導演，日本影視界所瀰漫的死亡敗北氣息，相信早已深入骨髓。在如此逆境下掙扎求存的導演，無論是《大川端探偵社》，還是《爆漫》，均透過故事的主人翁，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拚勁，甚至賭上自己的性命，挑戰一場未打先輸的人生戰役。當中最大的成就，就是背後一份敗北者的美學體現。

《復仇勇者》當人人都在談里安納度

文：鄺文峯

奧斯卡提名名單剛剛出爐，里安納度憑《復仇勇者》順利入圍競逐影帝，旋即掀起討論。不少評論人更指種種客觀因素顯示，這是他最接近影帝的一次提名。當人人都在談論里安納度的時候，吸引我買票入場的，其實是導演依拿力圖（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）。

單看戲名和電影預告片，已經知道《復仇勇者》的情節很難有什麼驚喜，基本上進場前已經能預料電影離不開主角為何要復仇，又如何成為勇者。令人期待的，是憑《飛鳥俠》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的依拿力圖如何從舞台走進冰山，處理長達兩個半小時的《人在野》式復仇故事。

電影一開始的戰爭場面，運用長鏡頭記錄美國人與土著之間的對壘，甚具《飛鳥俠》的影子。從地上爬行的傷者到戰馬上的土著，再隨着射出的弓箭，聚焦於中箭受傷的獵人，最後落在逃亡的船上，仰視長空，再回到土著身上。整個鏡頭的聚焦點不斷轉換，卻一氣呵成，顯示導演以鏡頭運用處理戰爭場面的心思，值得一讚。另一個長鏡頭運用，是逃亡獵人John Fitzgerald（Tom Hardy飾）談起隊友Hugh Glass（Leonardo DiCaprio飾）的過去。鏡頭來回聚焦於兩人身上，數分鐘的對話一刀不剪，明顯希望透過長鏡頭營造真實感。

除長鏡頭外，主角的特寫亦見心思。電影中兩次將鏡頭移到主角面前，直至鏡頭因里安納度噴出的霧氣而變得朦朧，然後剪接天上的雲霧風雪。這些鏡頭運用，都見導演努力打造一眾獵人在冰天雪地中逃亡的質感。電影末段，兩位主角在雪地上打鬥，配以陣陣鼓聲，再次令人想起《飛鳥俠》的驚艷。

可惜的是，從Hugh Glass被遺下獨力求生開始，單靠里安納度一人之力，似乎未能支撐起整部電影。一幕幕泥地爬行、絕地求生、藏身馬肚、火燒喉嚨，里安納度都演得七情上面，歇斯底里的程度不下於他在《華爾街狼人》的演出，誠意可加。問題是一個垂死的人竟有如此大的能量，難免惹人質疑。當演導一再着力營造真實感時，男主角的光速復原和每每絕處必然逢生，又教人不得不抽離現實。加上里安納度貫徹始終的肉緊，演繹似乎未夠層次分明，在一個多小時的獨腳戲中，他大有發揮機會，可惜情節較為單薄，種種回憶和幻象又似乎流於生硬交代故事，未能建構主角的複雜性，以致里安納度的演出吃力有餘，但又不至於震撼難忘。由此看來，導演作為電影內外的造王者，野心十足，但對里安納度而言，反而有點幫倒忙了。